

太上感應篇圖說

李文田題



○**簡**惠迪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貧耗以困其身憂患以艱其遇不齒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罰福祿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為凶慶化為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皆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會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首列人謂入泮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天雨足穿釘鞋將卷置

太上感應篇圖說

吉慶避之

弟一

樂善堂

雖云自不
小心實有
天意

看他種種
好事成虛
方見後來
老人之言
不謬

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為釘鞋蹂躪粉爛笑稟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為圖一村館可供餬口之資及負笈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書籍衾服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青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趕至中途稟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綿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為杭州倅幕中乏人吾寫書與汝到彼相投藉筆墨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倅已病危父書亦不能閱家人留居外

室不數日倖復歿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鬚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帝仁愛豈有偏私今之建高牙豎大纛累禍而坐列鼎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饑寒凍餒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然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填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災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弟

附吳郡陳生嘉猷多病艱子頻困秋試乃幡然遷善彙集感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吉慶避之

弟一

樂善堂

篇註解刻施普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曆丙午高中北闈第三名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蜚聲鬢序感應善過格

徐太史曰前半生多病乏嗣屢困棘闈所謂吉慶避之也後半生登第多男接踵科甲所謂福祿隨之也禍福在天而所以轉禍為福者誰哉

天香滿袖躡蟾宮又報泥金步乃翁寄語孤寒白袍客不須

遼海哭秋風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古度避之

第三

樂善堂



積善天懷寬暢作奸倚仰難
 寬前生造孽幾多般文高偏
 失意墜馬更羞顏開塾適
 逢水決投人却過丁艱枉將
 性命付流湍吉星多漏照慶
 事總無干右調臨江仙

蘇耀椿 四 園

惡星災之

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皆有星主之。為善則有吉星相照。如紫微玉堂天貴天富等星是也。為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吊客計都羅睺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釐毫。故聖人在上。景星含輝。賢人所居。奎躔呈瑞。皆作惡之人。乖氣致沴。謫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巫師禳解。亦何益乎。

周承謨貧苦困躓。親友盡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非。疾病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蹇。遇事收斂。而意

太上感應篇圖說

惡星災之

第四

樂善堂

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為倒運。鬼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饒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爾將墮人畜道。尙冀福報乎。周不覺悚懼。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媼。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閉諸房中。姦宿數夕。後聞其姑報官。搜拏。周懼禍及。醉媼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係空園。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躓。惡星為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

何不說明

矣惡

太上感應篇圖說

惡星火之

第五

樂善堂



天有惡星懸象明明人以惡感
星以惡臨以惡招惡如影隨形
嗟哉周子姦寡屍沈雖逃王法
難免天刑一生困阨半世飄零
冤冤相報累及來生

南海阮福禧書



算盡則死

○**註**盡謂奪之盡也。死非正命之死。蓋橫也。天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天折橫亡。無術可免。真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變畜生。冥律森然。又非一死便了賬也。

○**釋**前朝有趙春生者。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且善揣人性。格曲意奉承。故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陰差名活無常者相善。托其到陰司查伊壽算。差回賀之曰。某煩掌案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令子三人。家計萬金。衣食享用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算盡則死

第六

樂善堂

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連生三子。遂恃陰籍有定。漫不修省。局騙刻薄。奢侈之事。靡所不爲。年登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孱弱多病。家業漸耗。復尋無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晤掌案者云。君數年以來。設局誘賭。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嫖。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違禁滾放利債。過分烹宰。生命皆于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差。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至夜

正奸詐實

奸詐是大惡

善惡報應
陰曹雖有
如許分別
陽世亦爭
一念

過其家無常令趙閱日存息夢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
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瓊瑤爲柱白玉
爲樑華彩異常榜曰旌善內藏蟒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
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當享此報又朝北幽暗處有破屋六楹
榜曰罰惡內藏皮毛羽翼鱗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
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畫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
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繡吹彈歌唱招趙登舟無常喝曰時尙
未到爾等先往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
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猪腹入世
太上感應篇圖說
算盡則死
第七
樂善堂

一載即受宰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

昔有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
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損財以行善
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天
死某亦染癰瘡不愈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家資已盡矣某臨
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
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
覺世篇註證又人鑑

太上感應篇圖說

算盡則死

第八

樂善堂



花柳叢中命易戕千金一
 擲業消亡誘人標賭善良
 甚天罰加時何處防
 休將重利剝貧民物類雜殊
 共此身任意誅求苞宰殺
 請君試看趙春生

崔永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註又字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鑒察報應。其頭上又有神爲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貴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量罪輕重奪其紀算。奪至一年其人坎坷多事。五年其人灾衰疾病奪至十二年。其人困篤或遭刑獄而死。蓋罪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爲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爲過。則奪算。十二年爲紀。百日爲算。

案李赤城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甚虔。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台

第九

樂善堂

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誠心諷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擦之。其瘡頓消。遂巡遊去。李甚驚異。拔草藏之。又往他處貿易。同寓有遠客患蠱。輾轉床褥。勢甚危險。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秉燭往觀。客骨肉盡化爲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縷。李恐禍及。卽刻束裝。乘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蠱客消化。不敢查究。因並無家屬。跟尋事。遂寢。李後歸家。謹密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斗。至夜半斗姥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爲誠敬。已注爾福。

壽數年前用藥枉殺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盡奪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計李一生虔事斗神偶以救人之事成殺人之事尙遭上天譴責况顯爲不善其干天之怒又當如何耶

甯波士人孫厚字字遠家貧渡江課蒙萬厯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傭書張氏宅一夕有少婢奔焉厚叱之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竈神隨身記過豈夜闌人聞而弗知乎力拒之婢往同齋西席宿而去未幾西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聘且固訂乃許之及歸遇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台

第十

樂善堂

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兒病禱於城隍廟夜夢城隍神中坐呼吏取飢死籍改注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塗飢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天曹已改入祿籍增壽二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者修儀約百金家漸腴年邁古稀無疾善終壽世慈航又遠色編

徐太史詩

何違青衫委九泉鬼門關畔枉號天火院片晌回身快再活

人間廿四年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台

第一

樂善堂



旅中有客病匡牀進藥汲求
 對症方骨肉消沈鬼夜哭始去
 鹵莽自招殃北斗高懸夜半
 清歎將虔潔感神明即去禱
 祀全不用不信請觀孝赤城

澄甫賴永清書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重言又有見可畏之甚也。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即精氣神之所聚分而為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寐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永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雖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助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綽號射場天。事母至孝，崇正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眾少年相結為盜，得財奉母，雖為闖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姦淫。時督帥立旗招降，劉

事母孝是善根

不殘殺姦淫是大善

是極

應義凜然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

第十二

樂善堂

遵母命歸誠。由微弁遞陞副帥，嘗統兵至太行山，札營崕畔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遽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為母無養，雖不得已而為盜，却不殘殺姦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愿殺身圖報。今母已終，年此身

乃報國之身異日史册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三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流賊老回回降而復叛劉率兵勦之賊設伏以待遂被執誘之降不屈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婿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文昌化書救劫寶章

福建呂青好談人閩閩偷覷婦女抑塞名塲家亦零落二子俱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

第十三

樂善堂

殞青暴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哀懇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旁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凡人一犯淫事三尸神自首竈君城隍申奏隱漏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衆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青看畢驚懼願得悔過自新冥王乃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遂生二子

節錄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

第四

樂善堂

不守廉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
相依三尸縱具如簧舌敢向天
庭播是非

從寇皆因為奉親一朝轉念即
忠臣身經萬刃甘心死羞殺當
年拜賊人

鄧家鵬書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月晦**。月盡之日也。竈有三十六神。在天爲五帝真符。在地爲五音太歲。在家爲五祀竈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織悉必記。每月月晦日。詣天奏白。按輕重而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鑿察。却於何處逃匿乎。

○**鄭世脩**。多才博學。名噪庠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約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周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勤教後學。九遇鄉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逢朔望。持齋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屢赴棘闈。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月晦之日

第五

樂善堂

○**第**止得一七歲子。頗聰慧。忽患痘疹。殞。鄭自傷多年行善。反膺重罰。乃爲詩告竈神。有看來司命多龔贖。不解從公佑善人之句。時值臘月除夕。鄭與病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至竈前。朗吟前詩。恍惚如夢。見一衙署。有老人白鬚。方巾皂服。招鄭至內。遜之坐。曰。吾司命神也。承君佳作。見責。今特爲分割。鄭知是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真正善事。君返而自揣善事。安在。屢屢歸怨。神道無靈。逃禍不暇。尙冀美報乎。鄭曰。吾多年聯十善會。豈盡屬虛假。不蒙天佑。而反受罰。神道之靈。安在。烏能無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爲。種種愆尤。卽

世有行善而不獲報者。總由善事未真。

不求名邀
福乃為真
善自足格
天

一切灶前
禁忌及刮
鍋日期宜
揭查名書
抄錄時論
家人

以十善論如戒殺一條君為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儉倘囊有
餘貲豈能持齋茹素且蝦蟇之類常登庖厨彼獨非生命乎以
云不殺其誰信之流盼少艾戀戀不捨如有邪緣相湊能坐懷
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為魯男子以邀譽直欺天耳放
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眾不舉行君亦罷歇君有寡嫂不能
存活孤姪現無營業君俱置若罔聞不過邀眾聚歛遇孤寡者
給以分文攘眾人之功以為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
雖極意警戒然往往遇事譏彈出於不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
事眾皆惡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已經

太上感應篇圖說

月晦之日

第十六

樂善堂

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為塾師生徒功課何
嘗認真鄉里爭訟君遇有不平反為加舌何嘗勸息祇於朔望
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
欺切勿自墮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落以聖賢為己任目
然感動上天獲庇無窮矣鄭於次日元旦對神懺悔實行善事
次年即連生二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愚按竈神最古黃帝時已有之普願廣告四方竈神用事之
日不宜刮鏟冲犯每年八月初三神誕日各家宜齋心虔禮
切勿殺生慎之戒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月晦之日

第七

樂善堂



除夕令季冬一季家之慶祀灶
 神前終身稔惡惡招禍轉念
 存誠可蓋愆悔過自能消宿
 孽修真方許證名賢之多五
 福何由致只要人心不愧天

福報考冊卷之二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總承上三節言鬼神鑒察大小之過。皆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以足前章依人所犯二句之義。過乃過惡之過。非過失之過。卽下文自非義而動。以至終篇是也。

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視之而笑。婦懼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穿繡袍。來至床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今來相就。婦拒不從。判拉婦出門。大呼家人。並無應者。兩足御空而行。至一浮屠絕頂。住下。其中衿袴皆備。遂爲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袖菓餅等類。歸以飼婦。婦一日向下閒望。見判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凡人有過

第八

樂善堂

作惡爲鬼
神所惡惡
之則必侮
之

一念之善
神即保佑

遇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遠遠讓道者。有摘其帽。扯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俟判歸問之。判曰。爲吾拱揖之人。或星辰降世。或累劫脩來。後日高官大爵。福祿綿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冲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乘機而戲弄焉。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之何。判曰。惟勤脩善事。虔誦觀音經。則黑氣銷而陰律減矣。婦自念身陷塔中。欲歸無路。發願念觀音經。以求解厄。甫動念。

曹願各家堂中皆奉

持感應篇

大書長箋

裝裱懸掛

但得時時

觸目驚心

庶幾福田

共種無奪

算奪紀之

患也

愚按十二

年為一紀

郭相因違

父命削去

四十二年

非所謂大

則奪紀哉

嗚呼相之

悔過同生

卒能勉守

先業還是

厥考種福

之餘慶也

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為爾夫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已身臥床上。判推之入竅。遂甦。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

善化鄒登龍。生平最喜閱感應篇。大書長箋。裱懸家堂中。捐

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否。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

終身服膺。弗失。日後兒孫用之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沉迷

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至雍正十三年病卒。魂攝冥府。

見殿側懸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

此。啜泣不止。隨有吏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

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既痛悔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凡人有過

第九

樂善堂

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凜之勿忘。遂甦。敬信錄

徐太史曰。世上腴田。守之足以資衣食。而身不死。紙上福田。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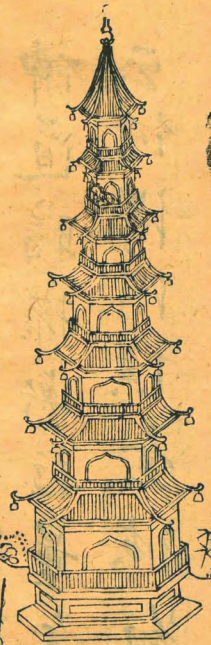
之足以全性命。而心不死。心死而膏粱之身。亦塊然生矣。况腴

田。遇不肖兒孫。豈能長守。嗚呼。如鄒公之式穀。後昆者。有幾人

哉。節錄

鐵面閻羅。豈有私堂。堂父命棄如遺。福田到死方知種。多少

黃泉尙未知。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凡人有過

第十

樂善堂

佛告諸善士善士福之集

云何得長壽五福皆宜寐

云何奪紀算作惡之息

神道暗權衡較量之失

云何得消除念彼觀音力

南海方善義教書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龜此亦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卽下文自非義而動至殺龜打蛇等類是也。前曰減算是教人之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啟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服氣藏精，燒丹煉藥，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卽覺纔覺卽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福祿永貞，無奪算奪紀之患矣。

蔡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其過大小

第五

樂善堂

心一退轉
老人卽無
從得見

已往數句
是改過無
法門

數日尙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
心無退轉，捨命前行，攀籐附葛，至一山頭，遙見炊烟，竭蹶至其
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稿木，筋似枯籐，兩睛皆深碧，色席地
炊煮，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
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
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
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爲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
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
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

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

陶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為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卽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逐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罪，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壽，後竟削奪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簿否？汝命盡矣。今暫放。」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其過大小

帝王

樂善堂

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徧告親友而歿。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覺世篇註證下同。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嘗有士夫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死，安望長生。問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僅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其過大小

第三十三

樂善堂



吾身自有長生藥何用爐中覓
 九還坎虎離龍皆外道善功圓
 處即金丹
 問心無愧即真僊衆惡消除善
 自遷鬼重神欽增紀算何須此
 外覓延年

稽叟顏以湘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前歷舉為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為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猶路也。進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當勇往而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荆棘險阻。即是非道。當深惡而禁絕之。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委靡之意。

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道則進

第七十四

樂善堂

路頭大錯

一念即墮地獄

是道非道宜早辨

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曹操有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即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廊。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貴顯。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陞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致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即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即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安得不

昌其後。子聽三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叱鬼使帶還後鄧子發甲馮終身貧困無嗣。

關揚州錢道生。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語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做不肖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神監察善惡。不如腳踏正路。還有箇出頭日子。道生羞漸。是夜閉門不出。三日。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道則進

第五

樂善堂

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驚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興蜀山金學齡無子。見其誠實。贅之爲婿。盡以家資付之。此雍正元年事。湯西箴人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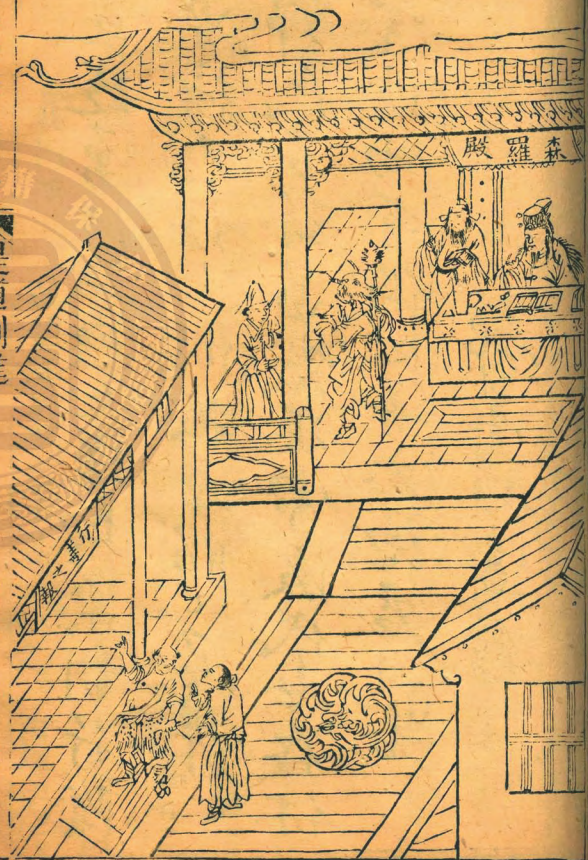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遵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妻笑曰。清福安在。曰。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朝廷月給養贍。賜克循天理四字匾額。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道則進

第五

樂善堂



是道勇往踐履孔道切莫胡行陰
 曹楊已註分明振應昭昭且準
 鄧氏子孫昌熾馮家後代無存休
 言造物有偏心善惡憑君自審

鄧夢顏書



不履邪徑

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頭走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玩不字。有用力禁遏裏足不前之意。

陳秉義一生端方不苟。跬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濶而言則可採。故特記之。以為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為大街。後隣僧寺。其父一日與僧手談。著人向義取碁枰。義兩手持枰從前門婉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直捷。為何捨近求遠。義曰。行不由徑。聖人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履邪徑

弟七

樂善堂

真迂儒其
君子

謹小慎微
二語真格
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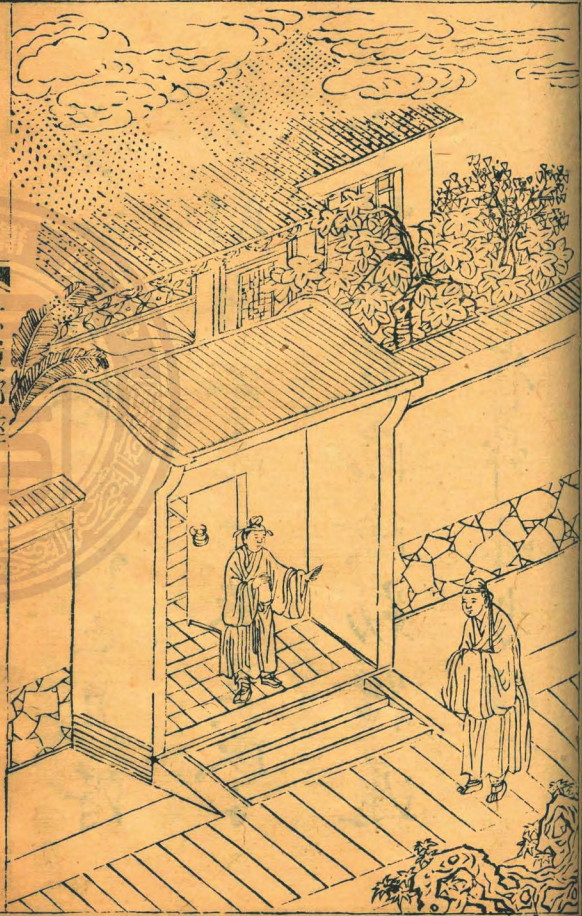
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頷之。又與眾出城。值大雨。眾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濶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謂之曰。事有經權。有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娼樓妓館。迷戀其中。喪身而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羶。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皆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捷獲第欲謹小防大。慎微防鉅。耳友不勝嘆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稱為方正先生。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履邪徑

第三六

樂善堂



茫茫前路欲何之見得

分明自不迷一失足成

古恨休教臨險勒韁遲

崔舜球書



不欺暗室

暗室者。隱僻幽暗之所。眾人耳目不及之地也。欺喪心之謂。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功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卽此意也。

北宋末。汴梁劉貢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廣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身亡家破。妻孥饑寒待斃。劉任回。祇剩七十餘金。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嘗借讀僧房。近故守備黎姓之家。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美姿容。善詩畫。臥房與劉書室。僅隔一牆。女從牆隙窺劉。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欺暗室

第五

樂善堂

慕才願託
終身可謂
有識句挑
便墮地獄

有是父方
有是子

此便大錯

此時此境
較魯男柳
下尤難

見其風神秀逸。苦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書聲停歇。隔牆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勞神女盼陽臺。冀劉聞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綾巾畫一鶯。題詩於上。從牆上擲過。其詩云。白衣指日換金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傍牆飛。不過休悲無樹借。君棲劉檢得。並不在念。女知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淫雨連綿。夜間牆傾。女遙見劉房。燈火尙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慌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耻相就。實爲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開門冒雨。至佛殿躲避。時佛前疏。

可謂不愧
屋漏試問
此光從何
處來觀者
著眼

更見至誠
造厚

愚按劉公字
湛去甲戌狀
元也甲寅
難妻妾帶白
成仁取義孔
孟所傳之信

踐之子何
不然既泰
科名豈肯
若全三忠
祠內不愧
前賢三忠
祠在中州
會館之左
公上公車
時讀書於
此又按公
居鄉多陰
德賊李岩
公同邑人
城破時欲
護公開已
死乃哭而

璃半圓半暗立未片時忽然放白毫光纖悉畢見劉於光中自
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
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遷寓
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
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瓊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為女作
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享封誥之榮終身感劉不置
附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揀一家生端
慧幼女令傳館餐夜則臥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三年公辭館
囑令擇配嫁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欺暗室

第三

樂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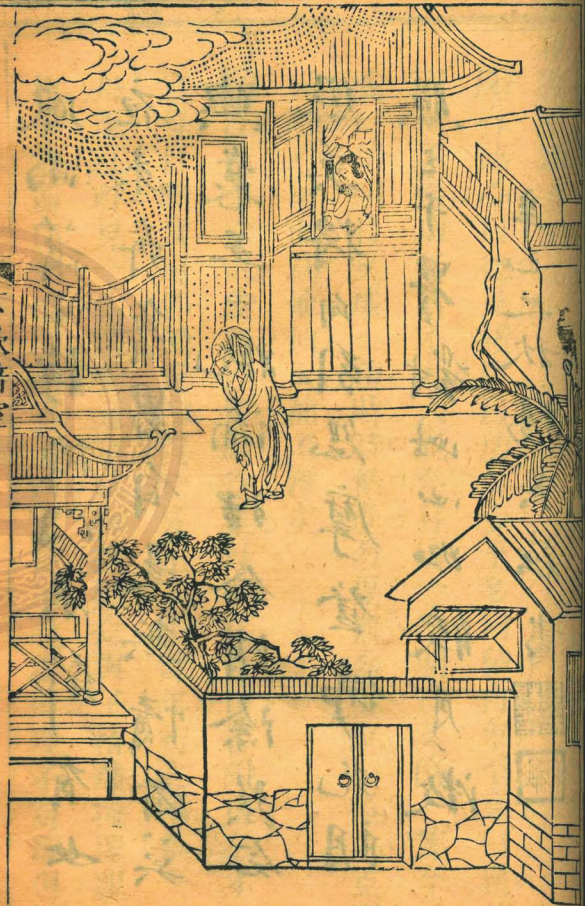
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歸令其妻驗女果猶是處子也
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治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
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
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尙傳公後
狀元及第居官時值闖寇犯都自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
所傳文信踐之子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
色如生 覺世篇註證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欺暗室

第三

樂善堂



風雨蕭蕭，靜掩門扉，鄰有女
 夜來奔魯，男自是無情者，莫
 與襄王一概論。理念消除，惡念
 懲莫將，向引怨摩，登佛光，朗
 照三千界，對此心如皎月，澈

辛巳之秋楊其菘書



積德累功

存諸心日德見諸事日功自少至多日積自卑至高日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脩一德明日又脩一德今日成一功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勿畏難勿中怠則道心克滿人心不萌而為地仙天仙不難矣

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為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錘掩埋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也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

太上感應篇圖說

積德累功

第三

樂善堂

不求人知
見識極高
方是真心
行善之人

禽獸人情

無失主與其沉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為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為陰暗中施與日隲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恩為我作人情也烏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擲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皆見票即給不問其為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負販之輩出其精力日援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真窮

不求人知之報

苦則眞苦最可憐。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舉者。逋欠錢糧者。皆量爲資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覆鑠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曷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之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畢卽飛上山頂。倏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漳州顏公茂猷。字光衷。生平奉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爲念。著迪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挑

太上感應篇圖說

積德累功

第三

樂善堂

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正甲戌春闈。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其異才。而疑違式。揭曉奏於朝。天顏大喜。特賜進士冠。鼎甲前。一時咸稱爲天子門生。蘭桂編又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迪吉錄一編。關係萬世人心不細。此書大江南北。今猶盛行。嗚呼。先生之流澤長矣。

孰正人心。返太初。古今治亂。此乘除。盥薇好對花。南讀度世

書中第一書。徐太史詩



堪羨徐翁仙去時一
生功德有誰知非關
上帝心偏向父母從
來愛好兒
凌彭年敬書

慈心於物

慈者萬善之本人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蓋物雖至微亦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微方便救護則殺機自泯仁心漸長矣有不永享福壽者乎

前朝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崇臺幽館靡不備具臨池有亭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芰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鼈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曷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宥其命父首肯生命僅放入江中鼈回頭顧生有感謝狀倏然而逝生後疽發於背晝夜

物亦知感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卷五

樂善堂

呼疼慄慄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絳裙美女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恙妾心憂如焚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服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真救活裴航之遇雲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助此念惟願拜為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輩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即如妾在房幃畱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兮字綠瑛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為報當年免受烹生方悟袁者鼈也乃昔所救白鼈報恩後娶婦韓氏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

與御環報恩事同

如侍房幃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龜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值垂危之際服元霜而立愈。則雀啣環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宰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曰：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養慈之術也。杭州陸麗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戴茂齊纂輯轉劫輪一書。欲採入。時有妄少年力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第三十

樂善堂

詆戒殺之非。戴曰：麗京諸君所言背道。豈蘇公亦未明於道耶。少年并蘇亦詆之。是夜夢至一廳。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頰者。怒容可畏。與之論戒殺放生。無背於王道。少年辭屈。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幾殆。告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甦。黃相國嘗舉以告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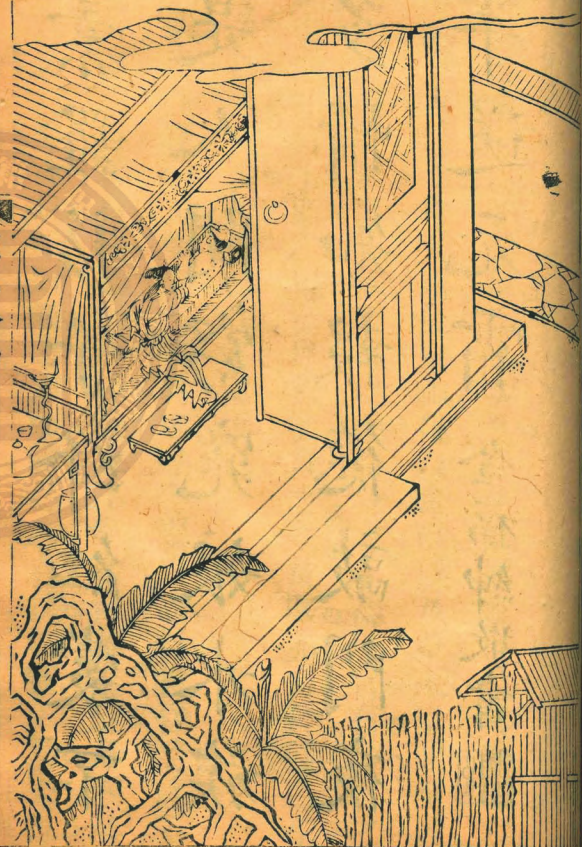
放生功德浩無邊。安得富人不惜錢。寒士寡財須愛物。先持戒殺貴心堅。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第七

樂善堂



素羅衫子絳紅裳不
是人間窈窕娘水族
多情知報德敲門夜
半送元霜金福紳敬書

臣當忠為子當孝為兄當友為弟當悌雖自盡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至性所孚應若桴鼓所以為眾善之綱脩身之本恭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各盡而已

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懼其勞詐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輾轉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孝友悌

弟天

樂善堂

定論

人能如此何致有閻
璣之譽

母撫其背曰兒今日為孝子他日必為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正時天下荒亂盜賊羣起遇吉應將材科効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脩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遑寢食崇正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甯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寸草不啣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砲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眾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番疊戰菴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以自別官軍且盡遇吉自揣不支歸跪其

大義顯傳
忠孝兩全
母子俱堪
千古

忠孝莊於
一門

賈亦從死
忠孝所感

方正學先
生今已食
報附享

文廟矣其
弟從容就
義洵不愧
正學之弟
故登錄其
詩焉

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爾尚歸家作楚囚。慙遇吉日兒
稍刻，卽捨身報國。惟母難捨，母怒曰：殺身成仁，方爲烈丈夫。馬
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爲忠臣，我得爲忠臣之母。流芳千古，見
爾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麾遇吉出時，兵盡城陷，遇吉巷戰，馬
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
賊懸之竿，叢射殺之，復斃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
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脉。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
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柴薪，上加火藥，乃率婦女數
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孝友悌

第三五

樂善堂

盡夫人登樓，命賈姓幕賓舉火，合室自焚。賈亦躍入火中，同燼。
賈偏關人，忘其名。子官山右時，伊孫親向子言，有史冊所未載
者，故特表而出之。後賊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
安得逞其志乎？宏光嗣位南都，贈遇吉太保，諡忠武，列祀旌忠
祠。

隨成祖靖難後，方孝孺罵不絕口，成祖怒，命逮其親族。至孝孺
面不改色，惟罵其篡而已。及縛其弟孝友，孝孺淚下。孝友吟詩
曰：吾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鶴，旅魂
依舊到家山。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孝友悌

第四

樂善堂



哀哉將軍遭時不造地陷
 天傾卓哉將軍忠勇足備
 殲賊萬人甯慷慨而就磔
 弗舍義以偷生焚全家而
 不惜標百代之芳名

正己化人

以聖賢之道律己。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為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為準則。所謂正己而物正。是也。若己未能存理制欲。欲人為善去惡。雖刑驅勢迫。人亦不從矣。

正己是體
化人是用
提嚴毅正
直勤於教
誨二語括
盡大意

國初舊紳張遵路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遇於途。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麥者。眾擒獲。送官。過先生門。逡巡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詣先生。質之。甫見面。兄即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

太上感應篇圖說

正己化人

第五

樂善堂

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反覆。勸諭二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贍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為聖為賢。須自童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為準繩。先生易簣之夕。鄰里皆聞鼓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陸姓者。扶鸞。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吾已奉帝命。為本府錄善司。鄉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陸損資為先生立廟塑像。百年來。瞻拜者。猶觀感興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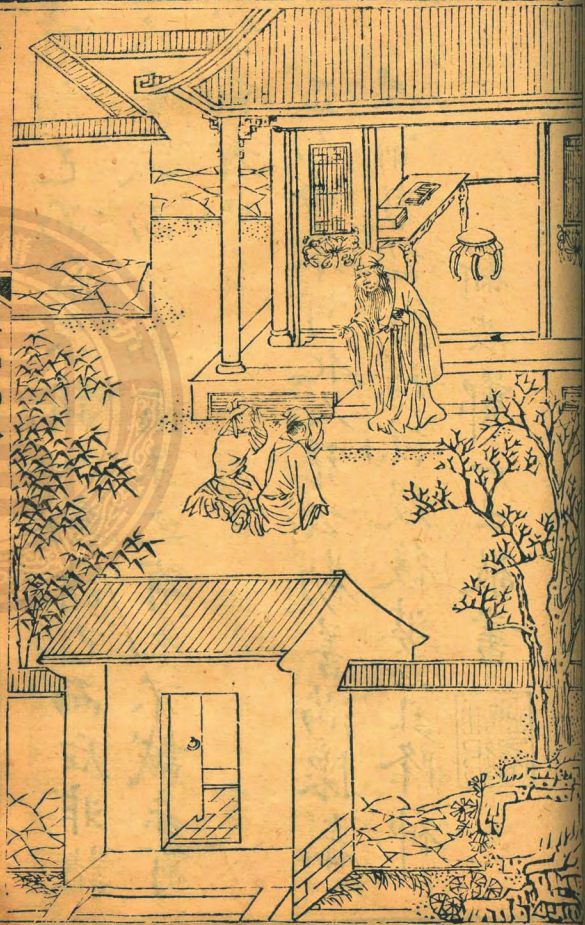
傳道吾徒
便是不朽
功業

太上感應篇圖說

正己化人

第四三

樂善堂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正己由来可化人張公勸善滿懷春生前教誨皆堪法歿後婆心且降神

新安鄭一士敬書



范文正公

矜孤恤寡

鎮越民曹
孫居中卒
於官子幼
家貧公助
俸錢為具
舟擇老吏
送之歸且
作過關詩
曰一葉輕
舟泛巨川
來時煖然
去時凄然
津不用詢
名氏此是
孤兒寡婦

矜者矜全之也。恤者體恤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當念其
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惡。總要他那種說不出的
苦惱。慎勿當為而不為。能為而不為也。呂祖師寶訓云。文王哀
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
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逼之。則去豺狼不遠矣。

湖南錢國寶與周尙義為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
米。下夔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病。臨終強起
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為我搬柩回籍。歸骨祖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矜孤恤寡

弟四三

樂善堂

聖賢中人

聖情至理
君子之言

瑩。吾妻尙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吾教子。養母。泉下瞑目。
周泣而含糊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藏箱中。出已財。
為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
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為之支持。葬畢於錢宅。傍稅屋數間。
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媳並不
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
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昏。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
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為滅倫
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於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

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歿。衰經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事有合於聖賢。關公桃園之義。奚以加茲。嗚乎。周亦人傑也哉。

圖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覲受封焉。覺世篇註證下同

陝州方揚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矜孤恤寡

第四

樂善堂

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卽兄之身也。兄旣棄子。子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吁。乃瞑。揚終身不食其言。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

程有才。江南婺邑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倦。曰。恐負吾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於孤恤寡

第五

樂善堂

世間何事動人憐
說到孤孀更慘然
明鏡不臨閨閣冷
讀書常廢蓼莪篇
蕭條家業猶爭佔
荒廢田園尚納錢
獨有周生敦古道
深仁至德

動蒼天

潘葆銘敬書



國老者。高年之人。世間最難得者。壽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孩提之童。知識不廣。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子弟。所謂少者懷之也。
醫湖廣襄陽姚長者。家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一子名崑。郎年六歲。與羣兒上山嬉戲。至暮不歸。遍覓不得。以為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豈知郎被流丐拐至武昌。亦賣與姚姓為子。久而漸忘家鄉。年十八。亭亭一表。博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丁憂在家。不能應試。鄰有張毅齋。原任江南監司。遭世亂。隱居武昌。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第四十六

樂善堂

生一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年幼。少歷練。呼而謂之曰。處亂世之道。宜習一業。方可謀生。詩云。子曰。當不得飯喫。救不得性命。郎素敬張。請問宜習何業。張曰。惟出外經商。既可覓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貲貸之。因思其父在日。曾在松江販布。行中尙有欠賬。未楚。遂別張。徑往松江。執父舊券。討前欠。耽延未得。即歸。時姚長者自崑郎失後。娶數妾。並不生育。屢欲螟蛉。無中意兒。因思江南人才之地。必有堪為嗣者。扮為貧老。做袍舊履。行至松江。天緣相湊。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加禮十分敬重。長者曰。老漢窮朽。何足當客。

更難得

又轉一峯
引八入勝

誰能如此
至誠

天也

吹求處商
瀚歸原

官過謙。郎曰翁姓姚。我亦姓姚。皆係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尚無子。爾肯為吾後乎。郎曰。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之志。何不可之有。即拜為父。一切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過於親生。長者猶恐其偽。假意苛求。或嫌飲食不佳。或云做人不安。動加呵斥。郎並無怨言。惟跪而認過。歷試無異。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賁尚未清。去何速也。長者曰。兒以我為窮老人乎。吾為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繼後有人矣。吾家財素豐。世襲三品官。兒隨我回。不愁不富貴。欠賁何足。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第四卷

樂善堂

介意。父子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姓之欠。還畢。即至襄陽家中相見。父子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氏之居已被焚燬。尋人問之。云張起復原官。領兵勦賊。兩月前。張獻忠破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掠婦人。裝入布袋發賣。十兩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倘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二十袋。啟視之。多老醜。無張倩娘。有一媪。姓姚。襄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襄陽所掠者。生喜認母。道其故。媪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十室。此女美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末塗面。如生惡瘡。賊不敢近。白布袋。

非敬老何
由得父非
慈幼何由
得子天數
人事是一
是二

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尚未賣也。郎取銀買回，果倩娘也。遂資助眾難婦，各回携母與女回家。至則父已先歸，幸資財埋地中，未爲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遣人寄書達張道喜，張覆書云：此子久欲贅之爲婿，今爲翁子，小女又在尊府，天緣奇遇，宜擇吉合卺。女亦知父有此意，並不推辭。遂成伉儷。一日，郎洗足，母見其脚心有七星紋，曰：吾所失之子，亦有此紋。兒莫非崑郎乎？郎曰：兒並非武昌姚氏子。記幼時上山遊嬉，被拐，餘皆不記矣。母以告父，共認之，真其子也。一家歡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第四十六

樂善堂

慶不啻登仙。郎鼎革後，爲顯官。姚張二姓，世爲婚姻，不替。甯波袁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歉，收路遇一棄嬰，啼饑將斃，袁惻然，卽以三金托腐店夫婦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寓。是夜，僧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册進。文帝內有削除者，尙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某救嬰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及告袁，與袁夢正合。榜發，果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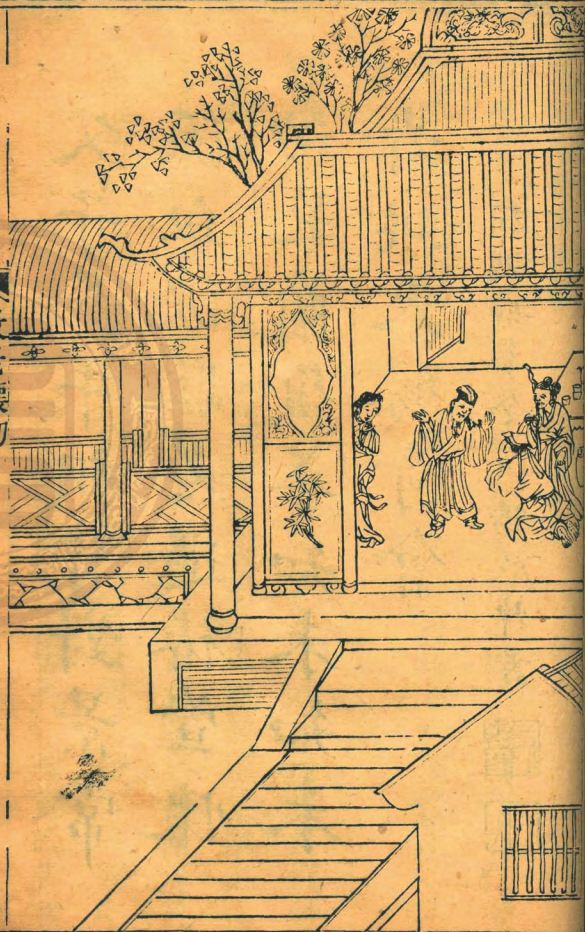
濟嬰寶筏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第四九

樂善堂



父子多年相背對景常
 流血淚敬老遇椿萱懷
 幼芝蘭復萃知未知未
 看此天緣奇會

右調如夢令

楊啟焯書



見虫草木猶不可傷

昆蟲也。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況其他乎？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二語便是
報福之根

廣南郝寬字容衆，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蛾入，便溺必擇淨地，恐傷諸虫。蠅蚊叢集，驅之而已，不撲殺也。廣南多白蟻，穿箱入篋，為書籍衣服之害，兼能蝕銀。惟竹鷄能制之，寬恐傷生，戒家人勿畜有銀千金，久藏櫥中，被蟻蝕去三百家人，循地下銀星，等至一窟，見一破甕底，集蟻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昆虫草木

弟辛

樂善堂

不忍言蟻
即是惻隱
之心推此
一念滿腔
都是春意

無數散處者，約有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入爐煉之，可得原銀七八。寬曰：為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駕駟馬安車來迎，曰：蜉蝣王奉邀，寬恍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麗，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官員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著絳袍，玉簪朱履，威儀整肅，降階携手，叙賓主禮。王曰：寡人托庇仁人之宇，不聞翰音，保全性命，奈智淺德薄，政刑不修，百姓為盜傷君之財，昨獵養山，又蒙垂宥，厚德豈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窖，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麒麟不食生物，不踐生艸，君乃人

感德語
自於貴是
王者氣象

必為人中之
之麟方可
得臺下之
物世人切
勿妄想

愚按古人
戒小兒詩
有曰萬物
天亡總痛

情雖然虫
曠也貪生
一般性命
天生就分

付兒童莫
看輕

又曰培養
深仁在幼
時方能享
壽百年期
殺心好把
慈心換莫
向春林折
嫩枝

物猶如此
一書備載
忠孝節義
等案直寶
書也

中之麟也。惜君老矣，無可成就，爾貽後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寬醒，思曰：蟬蚍者，螻蟻之名，翰音者，竹鷄之聲。殆前所救之蟻，顯夢報德耳。著人至槐樹下挖之，果得銀一窠。後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宋程頤，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為崇政殿說書，一日講書畢，哲宗偶起凭欄，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草木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又問陛下在宮中，盥吐漱水，必避螻蟻，信有之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程之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非仰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昆出草木

弟子

樂善堂

體好生之大德，豈能念及昆蟲草木哉。朱衣點頭錄

明胡僖，字伯安，家蘭谿，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龜鼈螺蛤之屬，無算。初為諸生時，入省試，謀徙避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篝火將熱之，公蹙額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暨入試，文思窘甚。至暮，蟻戢戢筆端，麾不去。久之，思忽泉湧，七藝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薦，司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為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徐白舫太史物猶如此

宋郊救蟻，又胡僖，萬命同生，寸念慈，下筆感馳有神助，報恩多在入闈時。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昆蟲草木

第五十二

樂善堂



細物宜存保護心昆蟲也
 解報歲金初生草木休
 戒折麟趾他年送好音

潭國恩書



宜憫人之凶

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憐憫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盜蹠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憐憫而周恤之。使之各遂其願。如孔子之式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為集傳。

此老人便是大辨才菩薩而語懸掛樹那

得不慚愧流汗親月跌難圖數句可見待小人宜存厚道

苦口勸人助早佛菩

太上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

第五

樂善堂

山右伍千觔。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即毆人。幾死。或奪物不償。或借貲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暑。上城樓乘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盛氣謂之曰。眾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拳脚不利乎。老人曰。

甚哉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為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蔭子。爾負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惜哉。惜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以凶人目我。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齒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而上且將為聖。為賢。封侯拜將。著史冊。而勒旗常。豈獨為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是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帥。

太上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

第五十四

樂善堂



當年壯士困蒿萊誰
 識凶人負異材試看
 城頭能自悔一朝平
 步上金臺

何麟章敬書



光景可憐

字一血

聖賢處事
不遇爾爾

徽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詭云係小家
 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
 女易服女持衫欲服不服泪流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敢告
 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為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為
 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劾去官抑鬱而死拆措殯葬家計全空
 方畢父事母又去世既無伯叔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
 尚不知母入殮否妾遽著吉衣是以痛耳翁大駭隨燬其券取
 銀數十兩命妻帶一老媪送女還家歿母畢即命妻媪同住女
 家急為之擇良配其妻年踰五十孿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

太上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

第五十五

樂善堂

以為盛德之報云

附譚元春父嘗客襄陽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船問之
 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
 失隨取二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
 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
 事發矣驚寤以夢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覺世篇註

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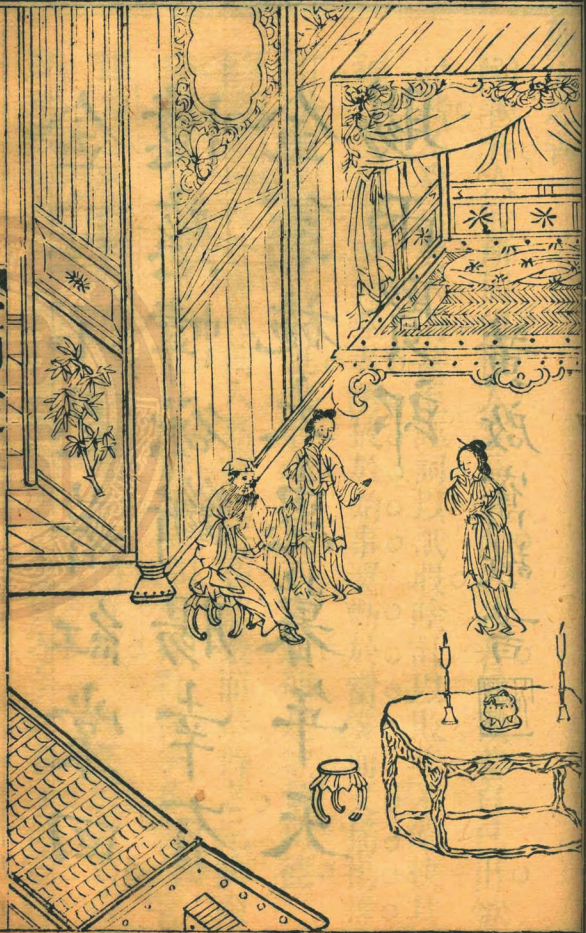
愚案白字之義甚廣如人遭水火盜賊疾病形獄之禍皆是
 闕之則必思所以全之前案可鑒

太上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

第五

樂善堂



含悲不忍著紅裳
 回憶慈幃欲斷腸
 幸有金翁施大惠
 暮年天賜兩賢郎

黃啟窩敬書



樂人之善

善者人我所同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
忌者。不喜善與人同。甚至誣詞以詆。假陰計以敗美。不過快其
褊心。徒增罪業耳。樂者。誘掖於始。事獎勵於當。幾而又播揚。推
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無善者亦聞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持之。元兵南
侵。擄婦女千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
謂章曰。此中所閉者。皆宦室嬌姿。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
隕香異地。埋玉他鄉。殊堪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誠

太上感應篇圖說

樂人之善

第七

樂善堂

慷慨直任
至誠處便
是真佛性

心慈且孝

教化重建
亦是了却
前願
樂人之善
四字便是
雲山頂上
真詮

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吾係隻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為
之。設有禍起。斬戮自甘。不以相扳也。李察其誠。稟明有司。易章
看管。章通知眾女。預為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束身
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踈釋。後娶妻連生
五子。每念疇昔放女之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削髮為僧。
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眾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
見。萬理同圓。毫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
逝。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初發善念。後亦享福壽。

太上感應篇圖說

樂人之善

弟弄

樂善堂



可憐少婦首天涯馬止啼

痕濕絳紗煙撲鬢雲空有

恨塵封繡閣已無家清霜

曉月闌哀角曉幕越幃

塞笳地羨年君能仗義生

生共祝蓮花

瑞廷呂翔



急者如遇疾病則藥餌為急遇死喪則後事為急遇饑寒則衣食為急遇婚姻則奩橐為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儘力做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為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事不關己漠然視之也

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為業時值歲底婦女需此過年王花朵鮮艷莫不添價爭買王不等歸家先到古廟中坐殿前臺基上取戔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喘之聲王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懸樑自縊王急解下撫摩半晌方甦曰君方年

太上感應篇圖說

濟人之急

第五九

樂善堂

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貿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荆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募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莫措何面歸家不如尋死王曰君若死令正產中誰為救援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尚餘八錢我與君平分春色何如將銀慨然付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餘花抵暮方歸妻立門首等候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賢淑並無怨言曰適見堂中火光熒熒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

以八錢銀
存三命實
是格天

可謂現施
現報

棘蘭奪命
錄載潘封
翁嘗於除
夕見廳旁
暗伏行竊
者燭之鄰
家子也翁
憫其貧與
以二十金
勉其經營

做好人善
不告人後
卜吉地詢
為鄰家子
小康後所
賈山翁厚
償其值而
立券焉葬
後不數傳
科甲冠三
吳

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果得白鏹二
壘各覆元寶一錠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營運
遂成巨富謹藏元寶以傳子孫至今後代繁衍人尚稱為花王
云

附祝染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
貲設廠施粥全活甚眾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
馳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開果染
之子也敦善錄

潘封翁某家富業鹽而獨不發秀誓行感應篇每歲暮即取白

太上感應篇圖說

濟人之急

第十

樂善堂

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褐往城市鄉鎮察無計
度歲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
莫知其為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以食餓者多施
茶藥多給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
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瑣及元孫祖蔭皆
探花至今科甲猶盛

拳拳一卷不離懷休慮蘭芽未茁階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
宰相已安排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濟人之急

弟十一

樂善堂



背篋沿街叫賣花干
 紅萬紫鬪奇葩一朝採
 得三人命天賜多金作
 富家

梁驪藻書



救人之危

○危者死生在於呼吸。性命懸於俄頃。如水火盜賊。爭鬪刑獄。疾病逋負。羈旅患難等事。救之稍緩。須臾則無濟矣。有財有力者。觸目生憐。廣行方便。則功德無量矣。

○浙江金郡義烏縣民刁好訟。動以人命誣砌成獄。鄉民虞全士。價買虞盛公田一畝五分爲業。已經二載。盛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賣與虞兆文。以致互爭控縣。未審時。值初夏。兆文赴山查看樹木。失足墜崖。跌傷偏右。並右肘。越數日殞命。其弟兆賢頓起奸謀。謂嫂吳氏曰。兄與全士爭田輸贏未決。若移屍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救人之危

第三

樂善堂

刁民狡詐
類如此

投水。告以挾讐謀命。則田可永業。且問全士抵償。是一舉而積恨可消也。嫂畏禍不允。告知其壻趙毛。並兆賢之弟虞世德。與姪虞公星。共相阻勸。兆賢不依。卽令己之二子乘夜擡屍。自將兆文兩傘包裹。攜帶至王頂塘。墜沉屍於水。置傘岸上而歸。天明時。有對塘居住之虞佩生。汪大王。見傘柄刻有兆文名字。往告兆賢。兆賢佯爲不知。同赴查看。暗將兆文原買田契。與控縣呈稿。扯碎棄落塘。適有虞餘。看見拾取。兆賢卽指爲全士挾仇謀命之據。捏稱兆文於四月初九日鷄鳴時。赴縣催審。被全士攔路打死。拋塘報縣。縣驗有致命傷痕。死後棄水。重刑嚴

壽口可畏

善緣心賜

血衣塘塍
契紙等項
皆所謂疑
寶也

至此水落
石出全從

疑寶辨得
情來

禮仁故明

訊全士無從置辨問絞擬抵遂成寃案時郡守朱公慈祥明決
斷事如神一見讞詞瞿然曰是案疑寶種種竟至大辟吾不忍
也遂委蘭谿令會同研鞫據兆賢續呈血衣一件供係兆文所
穿當初驗時脫下墊屍被作作陳佛竒取去用錢買回質訊佛
竒堅供並無其事復赴王頂塘履勘塘塍曲折紆回如果全士
仇殺自必急圖拋棄豈肯從容遠涉况契紙呈稿何難即時毀
滅焉肯留於塘塍自露形迹且初夏天雨泥湓紙棄草地必然
濕爛安能拾取辨別隨喚兆文貼隣虞昭能單頂生並近塘之
寺僧裕生供出兆文在山失跌受傷情事從此層層推究始據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救人之危

第六三

樂善堂

趙毛虞餘等將抬屍棄塘及親見兆賢袖中落下契紙呈稿並
血衣係兆文跌傷後脫存在家各情節歷歷不爽兆賢肺腑首伏
辜不敢置喙事得昭雪計全士繫囚待決已拚受戮西曹幸遇
朱公明鑒遂令獄底冤魂撥雲見日况鍾之治蘇郡民頌青天
文拯之涖開封人稱慈父以公方之復何愧焉公江南婁縣人
諱椿號性齋乾隆十六年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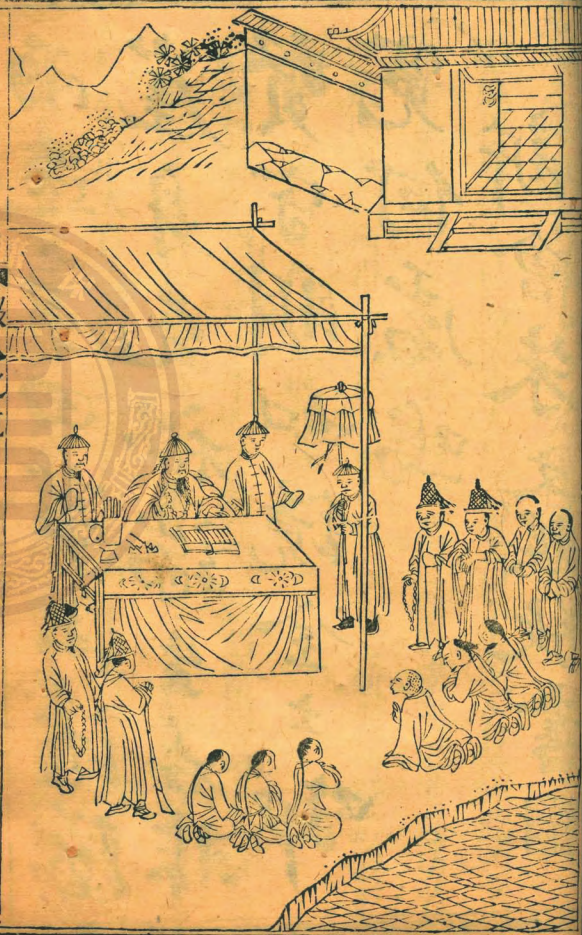
駕南巡以賢能特陞温處觀察行功過格典舉義學建置義塚脩
育嬰堂刻勸善書施捨藥餌戒殺放生助人善舉濟急救危功
德不可勝舉仁慈明斷實為近代罕有不愧考亭後裔云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救人之危

弟卒四

樂善堂



兩造爭田事未清墜
 崖身死禍端生若非
 賢守明如鏡全士啣
 冤何處鳴

新會朱文照敬書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論**好得惡失人已同情小人忌人之得幸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財之聚散勢之盛衰業之興廢學問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何損於我而有忌心人之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

○**案**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當國時士人日以文章獻佳者則抄錄諷誦之曰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封藏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擊節嘆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撫膺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悞耳或告公曰能好人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見人之得

第五

樂善堂

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味有譽無毀毋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漸替獎拔之猶恐不振何容稍有挫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絕彼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為朝廷作養人才是以視人之得失不啻己之得失體應如是豈同鄉原作闒然媚世能乎其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臻子封王爵女為帝后子孫簪纓世世繁盛南宋未猶有作台鼎者

執政三朝德望隆平心接物不矜功視人猶己存仁恕胞與

為懷慕魏公

宰相氣度
善勝心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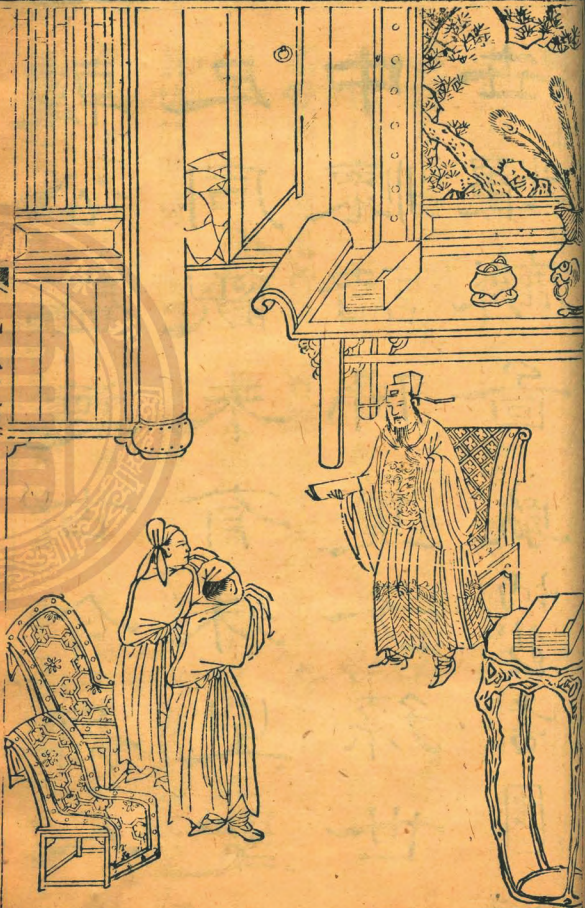
公得大體
故為一代
名臣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見人之得

弟至六

樂善堂



韓公盛德古今無人
 已同觀未有殊聖
 中懷諸佛量子孫世
 在耀麟音駭炳然書



不彰人短。

短劣處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敗矣。蓋彰人之短。有兩等。有存心刻薄。於廣眾中。迎機湊巧。一言之中。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高興。不知不覺。順口道出者。招尤買禍。得罪神明。可不戒哉。

京江段克遇。生平惡聞人過。閨閻之事。尤禁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髑髏。隱隱有竊賊二字。蓋黔犯也。至晚宿寓中。夢一少年。以衣裳首曰。我在世不肖。致遭官刑。今朽骨拋露。黔字猶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彰人短

第七

樂善堂

具厚道

鬼猶知羞
何況於人

鬼之報德
復能除害
宜享廟祀

相求。倘蒙掩以壞土。我必有以報君矣。段醒憶其言。次早偕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醜。君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人。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隱聞爭鬪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啣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俵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俵引此畜人阱。可殲也。段如其言。率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隱隱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一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眾械齊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鄰述其事。皆感其德。

歛費爲之立廟。塑冠帶像。題曰靈顯大王祠。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喜不絕。祈禱輒應。此可見黔鬼能報德。除害卽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附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卽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爲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高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發科甲。登顯秩。封誥盈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彰人短

第八

樂善堂

人頗有善行。疑卽昔之偷兒也。人鑑

桐城何文端。做禮部侍郎時。偶寓古道庵內。一日赴酌。張登步歸。遇醉漢直撞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燈籠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攜子跪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未出庵門。竟不聞。後拜相。同上彰人短處。壞人名。口孽由來。報不輕。堪羨一公存厚道。憐貧

忍辱兩分明。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彰人短

第九

樂善堂



黔字分明死不磨往來
指摘滿聲多感君一坏
埋枯骨造此安能伴

碑誌

滴雲何泰交敬書



不銜已長

人有所長。即當善藏其用。故聖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纔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石以抱璞而碎。質象以有齒而焚。身物尚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己。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而死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弘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居第一。揚揚得意。逢人自銜。久而忘其所以。在容面前。亦作矜張語。眾友代為不平。羣欲面訐之。許止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銜已長

第七

樂善堂

道理見的
逼透

君子樂得
為君子小
人枉自為
小人

之曰。文之遭際。關乎運之否泰。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肉袒請罪。且索其密稿。許仍檢佳者與之。是科七題全遇。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選山東滕縣尹。許適赴北闈。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佯為不認。回衙。著鄉地。驅逐浙人。不許容畱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職。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

學問深時意氣平。許公有友盜虛聲。出文謝職心知愧。相待

如初見至誠。

太上感應篇圖說

不術已長

第七

樂善堂



才高何必冀人知只合恂恂與世
 宜石受刀錐因孕玉翠遭羅網為
 逞儀郭公膺福緣多讓韓信戕身
 在見奇班馬文章羊杜業一堆黃
 土掩埋之

梁鑾藻書



遏惡揚善

遏止也。未成之惡，則止之使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表也。一端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善，則表之使人知所取法。規過勸善，激濁揚清，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為也。

開封卜霖蒼財蓋一鄉喜交匪類生事妻俞氏諫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肴饌偕無賴數人會飲有一外路書生見卜不為禮卜怒曰何物餓殍如此大樣生答言不遜卜用拳揮去生舉手一格袖中脫出金扇一柄繫白玉墜晶瑩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免打之資生日此祖傳至寶留以聘姻何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遏惡揚善

第三

樂善堂

偶爾戲言
遂成佳話

知怕鬼神
故能改行
從善世人
作惡不悛
總由心無
畏懼

得妄奪卜笑曰爾果能發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口此人無良扇墜事小急宜遠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俞氏知卜怕鬼神用匕首一把上粘小帖託為雷神語若不速改即奉天行誅潛置卜枕傍卜醒見之魂魄沮喪櫛沐對天懺悔再不敢為非妻曰遏惡還須為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行之三年被澤者多俱稱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鄉善士匾額親送其家正懸掛間忽報按君入境尹出郭迎接拜謁畢按君曰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拏矣尹愕然曰

尹亦大有
風力

偶術相計
能不食言
有合前賢
無前語意
卜此時並
不知生為
按君所以

為至誠

此善士也。歷受旌揚。不識憲臺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貴縣代為掩護。得無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呼自別。殺人媚人。不敢為也。長揖辭出。府廳進見。其說亦與縣尹同。按君心疑。仍扮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我處下善人。等官人多次。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躲避。卜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忤門下。未知何故。承翁下詢。卜日前得先生玉墜。有婚姻之許。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墜奉還。如未聘。前言可踐也。生笑曰。翁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遏惡揚善

卷三

樂善堂

賀但小生一貧徹骨。有辱門下。奈何。卜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憂食用。但我現被按君訪拏。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來完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生察其誠。遂耳語曰。吾即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仰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忤。今為翁婿。何畏焉。卜謙不敢當。生日。翁不食言。久羈令愛。佳期君子也。吾豈肯獨為小人。翁速歸。我即行府銷差矣。次日即令縣尹為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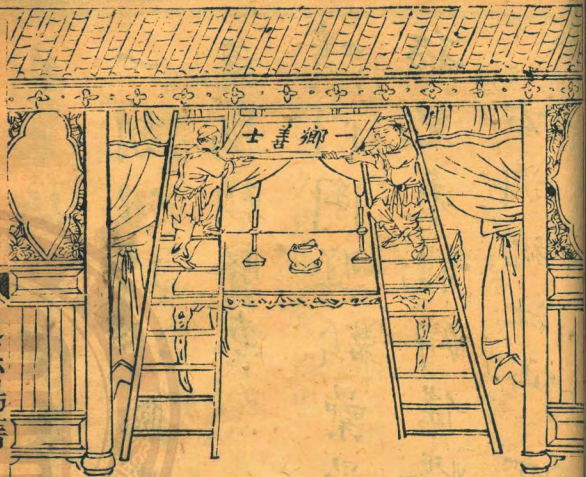
痛改前非。結善緣。揚名免禍。賴妻賢。按君便是乘龍婿。佳話何妨到處傳。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遏惡揚善

卷十四

樂善堂



見及頓知往失畏神忽悟前非
 一朝濯垢淨無遺揚名憑內助
 免禍賴賢妻 里巷公評嘖
 嘖門闌獎額累累閨中待字女
 孩兒乘龍得佳婿苑李共芳菲

右調臨江仙 何頌堯敬書



推多取少

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自有定數。推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吃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若錙銖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啟隙。朋友相爭。獄訟繁興。同歸烏有。何若喫些小虧。常久相處之為得也。

閩人有丁姓者。長名岱。仲名嵩。季名岳。岱治家。嵩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好。從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嵩祇生一子。甫四齡。一日岱謂兩弟曰。食指漸眾。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為三。各覓生計。嵩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福蔭。不能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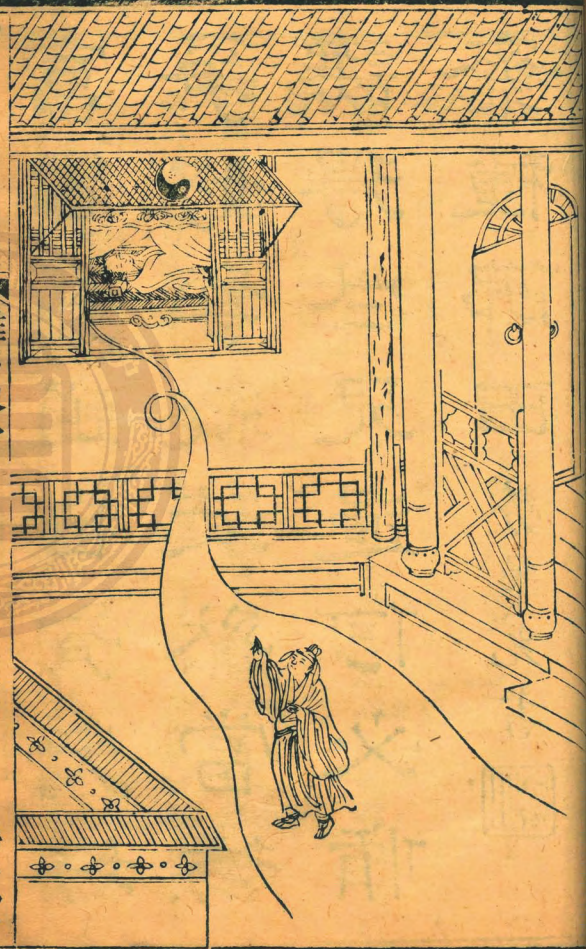
推多取少

第五

樂善堂

勉法古人。已為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嗇而我子獨豐。請析為十。兄從之。嵩後貿易湖廣。有欠賬千金。乃岱岳所未知者。嵩取討全。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嵩婦是夕。婦夢嵩曰。我於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宜速吐出。婦如其言。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列宮墻者。獨嵩子苦志芸窓。未三旬成進士。累代書香。

生前不忍沒千金。示夢猶存友愛心。哲嗣青年成進士。實由賢父善根深。



太上感應篇圖說

推多取少

第五

樂善堂

富貴窮通自有天好
 爭好奪縱徒然當場
 讓得些兒過何必脩

齋種福田

勞肇光書



受辱不怨

不藏怒方
為真不怨

曹告主人
其知之

唾面自乾
妻公千古
盛德其功
失全在反
躬自責若
不自反而
但避人怒
則為懦夫
矣

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咎。自在我。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怨乎。不怨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耻。正是享福處。若夫藏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太空之心哉。

唐冀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爲言。公曰。彼罵我。而子述之。是重罵我也。毋勞。見告。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何異田舍翁。公笑曰。某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辱不怨

弟七

樂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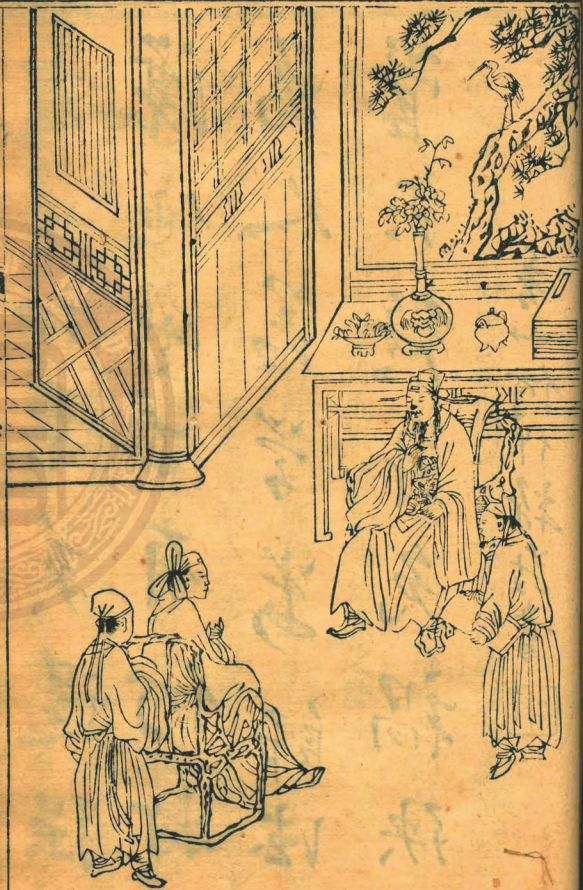
爲田舍翁。夫誰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兄弟受國厚恩。祿位過盛。時人所忌。何以自寬。弟曰。有唾某面者。拭之。庶不爲兄憂。公愀然曰。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承之。方是處盈之道。公爲帝所信任。舉朝無比。愈加謙謹。凡遇毀謗之來。卽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人以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付之不較。非爲養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叟公者。可謂受辱不怨者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辱不怨

第六

樂善堂



處世和柔莫逞強
 讓他人若學安師法
 管取終身免禍殃

香山何作棟跋書



受寵若驚

福兮禍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纔到盛滿。便有禍機。若驚云者。如不當得而得。過我分量。擔承不起之意。如此則兢業小心。隨分盡職。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矣。

必本非凡
實故終視
富貴如土

唐李泌生有異質。骨節珊珊。能於薰籠上立。屏風上行。每當風清月朗。空中即有鼓樂來迎。家人惡之。潑穢水向空而唾。自是鼓樂不復聞。成童時胸羅萬卷。凡天象地理文謨武烈靡不貫徹。時楊妃擅寵。姦佞盈朝。乃隱居匡廬。不樂仕進。至祿山作亂。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聞泌之名。強起之。尊禮備至。呼先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寵若驚

第五

樂善堂

極寫受寵
方見求去
之難

生而不名。尚方珍異。泌未嘗。帝不先食也。屢畀以鈞衡之任。泌堅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帝並騎而行。軍士指之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莫不嘆羨。帝於冬日得佳梨。爐中燒熟。親削賜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請。帝命各賜一枚。諸王曰。御手親削。方足為貴。梨何足異也。帝曰。泌吾師也。芟夷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其參贊之功。爾等無益於國。何得妄思非分。卒不削。泌疊受恩寵。益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如卿意。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寢。泌涕泣求歸。帝驚披衣而起。曰。

朕與卿君臣魚水尙疑朕不能始終耶。今且寢明早議之。泌曰不然。臥榻之前。臣尙不得請。况黼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命諸王大臣合詞勸留衆。曰。上之寵公至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懷去志。得無太過。泌曰。公輩知享殿犧牲乎。飼以芻豢。被以文錦。天子親臨省視。非不尊且榮也。一旦付諸鼎俎。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衆回奏。乃暫命還山。代宗時。信任尤篤。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附餘姚王實庵先生誕辰。子守仁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寵若驚

八十

樂善堂

猝平而平之。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今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嬰令名者耶。守仁跪曰。謹受教。

附錄 愚按王陽明先生教囑良言二十章。茲謹錄囑言一章。亦足見先生之學得力於庭訓云。

八囑吾兒志氣饒。爲人我是一英豪。乞憐優詔歸田里。帶得天香滿布袍。湖海放情閒散誕。林泉結屋任逍遙。逃名學取留侯計。不比韓彭沒下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寵若驚

弟全

樂善堂



人臣恃寵則驕矜驕矜則放
縱歷觀古來大奸巨惡類皆
恃寵賈禍嗚呼必如鄴侯功
崇愈深敬謹大業出於小心
庶可謂高人可謂智士

鶴山易軒邦中



附錄江邑放牛奇報一案

此下數案俱宜增入慈心於物案後因錄附案時未曾補入故附錄於此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卽瘥因貧課徒鄰村端節得束脩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上粘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慘切慙汗彌襟憮然曰我今二十九歲尙未游泮未必非食牛之故也况違祖父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三

樂善堂

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言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旣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朱遂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牛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奩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蹄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

視囊物無恙。甚德牛。仍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不敢入。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叩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如數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鳩衆劫掠。鍾甚恐。朱代畫策。俾縶高垣。以備不虞。忽小僮報曰。何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渠來盜將至矣。遂與鍾縶述翁家禦賊事。促嚴防之。迨三日。二鼓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略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三

樂善堂

一牛怒叫衝擊。四蹄如飛。舐輒披靡。比家人麇集。而羣盜竄。當是時。牛憊甚。仰天躑躅而死。牛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字。人獼猴也。縛送縣。捕緝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瘞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合某房一夕。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生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邛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顛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母享年九十一。朱

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版。至今子姓蕃衍焉。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憫牛買放。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哉。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

殘碑幾度蘚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熱血黃泉埋不得。尙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詩下同

過客欲獻感義牛。殘碑幾度蘚花秋。文章代灑西風淚。暗裏朱衣亦點頭。刑戒殺弭劫編

半載辛勤只八金。舌耕餬口實酸心。世間多少豪華士。誰似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六

樂善堂

朱公種德深。芝堂敬跋四首

偶感危言起悔心。信根全仗慧根深。神前誓戒遵先訓。四

罪堪垂座右箴。

放生共費十餘金。兩度終全愛物心。不待闍中牛報德。仁人

早有 帝天欽。

鹿鳴宴罷又瓊林。嚴禁屠牛恩更深。婉勸部民勞說法。幾人

不失布衣心。

須江舊事幾經秋。何處殘碑認義牛。一念生機回造化。轉移

還在已心頭。敬次徐太史韻一首

人間粒食賴耕牛。孰謂無牛可有秋。果報昭彰誰猛覺。屠兒幾個早回頭。

嚴州青溪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共牢一日主殺其母煮半邀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擲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云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犬骨壘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并埋其半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裔蕃衍驚心錄

李哲生曰以無知犬子猶且不俟終日葬其母骨人有累世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庚五

樂善堂

葬其親骸骨暴露者視此何如也

徐太史曰警心錄復記德興農家詹材家貧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半里求其子歸飼以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嘔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為賦孝犬歌歌曰慈鳥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鄰良鄰家貧並日食母犬長飢柴骨立乳犬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穎者叔紛紛養志多缺如愧殺四足之韓盧又記村民趙五其家犬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為虎噬五呼鄰眾持矛逐之稚犬奔銜虎尾虎帶之

走爲棘刺挂骨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繫累稍遲追及斃刀
下又建甯府志載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狡
獪解人意後白者忽盲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檐外臥之
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
犬乃朝夕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反合前案讀
之犬乎犬乎乃孝友若斯繼繼乎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埜犬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
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搏人
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鬪不逾時虎負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六

樂善堂

牛勝人獲免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明紀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
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
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犇蟒登跳
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
凡作善事但盡我心焉耳若有意求報則爲善之力淺而誠不
足以動物矣

身纏毒蟒吐腥煙併力酬恩始快然溺犬路人尙憐死自家

溺女不知憐。徐太史詩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騾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騾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西樵官吏部。爲賦義騾行。嗚呼。此騾勝華歆賈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池北偶談

義騾日下競稱奇。消得瑯琊吏部詩。新主縱然芻秣好。不如故土樂忘飢。徐太史詩

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騾馬負運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七

樂善堂

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慟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惟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僱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牽至家。調養月餘。瘡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蹶。大稱公意。一日騎至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醉。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熟睡矣。路經山麓。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等日已西沉。馬長嘶不輟。村人聞馬聲有異。覘之。乃公也。急喚醒焉。公訝曰。馬若冒

險前行。禍必不測。馬誠不負子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亦復如是。

代。懋。誰。憐。縷。喘。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驚。駟。再。報。恩。徐太史詩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割宰。及回。遽失刀。乃為羔口銜之。置牆陰下。而臥其上。安疑為鄰人竊。忽轉身。趨起羔兒。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即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為僧。名守思。同生錄二編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六

樂善堂

徐太史曰。霜鐘一杵。大眾試靜思。此羔。瞥見縛母時。若何心碎。跪屠時。若何血迸。臥刀時。若何膽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孝哉。羔乎。毅哉。屠乎。

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枉淚流。轉眼。擘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徐太史詩

鳳陽賈某。販豬為業。內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留為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為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憇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晉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輿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

往奔至胥井側而嗥探之得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嚙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日給粟升許牧隍任去新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竒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九

樂善堂

筆記斃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靈蠢原來同佛性何會

依樣畫葫蘆

徐太史詩

衢州里胥催糧某家某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至屋側見一雞伏卵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雞乃抱雛見胥踴躍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同計人其

徐太史曰胥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難逃真虎口也是

雞靈幻莫測。眞慈母眞俠士。

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雌誰遣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奪虎威。徐太史詩

興安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烹。若輩幸自愛。無擾害人。諦聽之。乃鷄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毋宰雞。餉我。幸饋以生胥。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胥迹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棄家爲僧。守戒律終其身。廣信府志

淨因寺沙門慧遠。養一鵝。常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六

樂善堂

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兩京記

聞到妙來心。卽神香雲花雨。幸皈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

孤高鶴傲人。徐太史詩

萬歷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二年。貞夢鵝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聞講。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妻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感應事蹟

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

聞經佛座來。同上

李昭嘏應試秋闈。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聞奇錄

家家貓喜食魚肥。世鹿茅廬報棘闈。不俟簾官三度薦。點頭

卷已拔朱衣。同上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懊惱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郎無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生

樂善堂

恙否。幸寄聲。幸寄聲。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自起開籠放白鷗。此商可嗣響雍陶矣。

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冑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家。幸垂憐往救。生驚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渡揚子江。陡遇狂飈。飄船至山下。石傷船底。瞬息將沈。眾呼號莫措。咸謂無生理矣。頃隨風鼓浪而前。若有物負而行者。水雖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一巨鯉搖尾而逝。同上

徐太史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爲質者。然

述夢卽放江中。還是善根路上人。

李景文常就漁人貨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服食火煉丹砂。積熱成疾。疽發於背。藥莫能療。昏寐中似有羣魚濡沫。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瘥。同上

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萌。求仙不少丹砂誤。那識

長生卽放生。徐太史詩

鎮江邵彪。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釜煮蛤蜊。皆作人聲呼彪姓。名曰汝之。不第。以此故也。彪遂念南無阿彌陀佛。蛤蜊皆變成黃雀。飛去。彪醒。痛戒廣勸世人。後乃及第。官至安撫。感應篇註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五

樂善堂

華梧棲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

徐太史曰。雀入大水爲蛤。是飛而潛矣。此則蛤化爲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釜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幻中復幻。幻中真。戒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

何必問嚴遵。同上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必持筭掃兩岸螺螄。盡放人水中。有時忍飢。掃踰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

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入翰林。享一品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歷丙午舉人。沐崇正壬午舉人。六世孫葵。康熙癸丑會元狀元。奪命錄後編

南康狄相圖太守署中桂花廳酒次。述閣學汪巽泉先生主講。豫章書院時。子造訪焉。偶談及果報。先生曰。善惡報應。揆諸見聞。灼然可信。因言登第後一日。假寐書齋。夢二童子。明臚玉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至曰。府君請見。予問府君爲誰。不答。導之前行。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子錯愕接踵。黯黑中恍惚殿宇曲。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三

樂善堂

折。歷數重階。陞二童置燈兩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鬚眉蒼古。子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子曰。夙世公案。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盍思之。思之久不得。曰。辱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爲高埤。圍之。引螻蟻。轉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黃。突衝其圍。蠅蟻灰飛。一時滅沒。五爲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子曰。童子無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旣知懺悔。急宜努力。當日同書。

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臚唱第一人。因此降爲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近交命運。丑年中少亨衢。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寤。先生饒州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今官大宗伯。白舫謹識。 一心普度合編

姚端恪公戒殺箴

公諱文然。字若侯。江南桐城人。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順治甲午。撰感應篇頌言一篇。

百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暫悅。盤內添饜。厨中積血。共孽心傷。獨孽冤結。願我同人。生靈愛惜。 全人矩矱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鹽水。用乾鬆細泥拌裹。晒乾收藏。自秋

太上感應篇圖說

弟吉

樂善堂

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草中。無不全活。若當四五
月間。正魚子生育之候。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
用乾泥拌放。使常爲日光所照。不半月。卽生。屢試屢驗。

張文貞公放生辯

公諱五書。江南丹徒人。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仰體上帝好生之心。則
一也。陋儒淺見。乃目之爲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尙殺乎。曰
樂天有放生儀。真西山有不殺誠。顏魯公隨所守郡縣。卽立放
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
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炳標干

古使稍有可緩。數公其肯爲乎。彼不信者。豈聰明反過於數公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血肉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爾何以故。蓋爲天耳。聖人然後能聽於無聲。亦惟天眼。聖人然後能視於無形。故備燭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速望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真是天地喜歡。神明樂幸。豈直所放之生靈。感恩思德已哉。陶石簣云。一虎當巴立。萬民駭散。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療我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佑。痛哉斯言也。彼佛氏因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九五

樂善堂

猶屬後焉者乎。增修好生錄

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書後

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潛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自在菩薩。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普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卽疊拜袁州九江。

之命。卽家起用。邀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爲好生錄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無據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酌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飢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

太上感應篇圖說

第九

樂善堂

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爲。蓋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上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道光壬午夏六月。侯官林則徐跋。

錢塘李更生同善錄全書

遂安洪子泉先生題立願生生冊曰。放生方可延生。無力放生。先戒殺。立願自能如願。有心立願卽回天。

